

大公報社評

渠務工變井下冤魂慘劇要避免

昨日凌晨時分，全港滂沱大雨，一名渠務工人在荃灣地段進入「沙井」工作，檢查地下水道有無淤塞，不料被大水沖走，溺斃渠內。

慘劇發生後，其家人固然傷心欲絕，同業工人及市民大眾亦感到難過和不安。事實是每當黑夜暴雨發生，市民都會盡快返回家中或其他安全地方暫避，但對渠務工人來說，這時正是他們繁忙出動的時刻。

大前天在中環天橋為救人墮下殉職的中區警署警長劉志堅，其生前同僚及家人前天在出事現場舉行「路祭」，百多名「男子漢」排隊致哀，灑下「英雄淚」，情景令人心傷。

陳偉業要為慘劇道歉

而據傳媒報道，肇禍的運雞車司機表示，出事後一直未能閉眼睡上一覺，內心十分痛苦和不安。事已至此，無人會深究司機個人到底要負上多大責任，而且有關問題並不僅是良心不安，而是一個法律責任。

「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對司機爬上天橋頂的危險動作，堵塞全港上班時間交通的惡行，對劉志堅警長急於解決事件爬上天橋勸止而失足墮下的慘劇，「始作俑者」的陳偉業，沒有說過一句不安、一句道歉的話，這對得住良心、對得住市民嗎？陳偉業必須道歉！

關昭

建黨90年 1921-2011

親睹偉人舊物 感受革命精神

中外記者走進延安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16日邀請包括大公報在內的近30家中外媒體的記者走進革命聖地延安。

延安曾是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指揮中樞。從1935年到1948年，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這裡領導和指揮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小炕桌寫下不朽名篇

在參觀完中共中央在陝北13年活動示意圖和一些從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時期遺留下來的展品後，日本《東京新聞》的記者渡部圭把鏡頭對準了毛澤東曾經用過的一張小炕桌。

同這名日本記者一樣，許多記者對這個小炕桌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1936年2月初紅軍東征前夕，正是在這張小炕桌上，毛澤東寫下了著名詞作《沁園春·雪》。

南泥灣留下精神財富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裡，陝甘寧邊區軍民開展



▲毛澤東1936年2月寫出《沁園春·雪》的小炕桌引起中外記者聚焦

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屯墾在南泥灣的八路軍第三五九旅，不僅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導遊如此解說南泥灣精神。

《黨史細節》摘編之十二

鄧小平用政治智慧穩大局

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中共工作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使中國由封閉和半封閉轉向全方位的開放，由固守成規到各方面推進改革，堪稱「中共歷史上的偉大轉折」。

●「安定團結是大局，我們處理任何問題，都要從大局着眼，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

(1978年)11月25日全體會議後，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講話時指出：現在有人提出一些歷史問題，有些歷史問題要解決，不解決就會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輕裝前進。

鄧小平又說，現在中央的路線，就是安定團結，穩定局勢，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上也十分注意我們國內局勢不是能夠保持穩定。

●鄧小平認為，在中央人事問題上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和稀泥」是正確的

(1978年)12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召集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打招呼

會議上主要由鄧小平講話，他的講話有這樣幾層意思。(一)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

(二)對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對那幾個同志要批評，但不能動，實際上不止他們幾個。

(三)關於上的問題，至少加三個政治局委員。太多，也不恰當，不容易擺平。加上幾個什麼人呢？陳雲，兼紀委書記；鄧大姐、胡耀邦。夠格的人有的，如王鬍子(指王震)也夠格。

(四)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但後來擴大化了。對「文化大革命」問題，現在也要迴避，不能追。清華大學幾個青年貼大字報說：「反周必反，反毛必亂。」這個話水平很高。



▲1974年毛澤東與鄧小平在北京 資料圖片

●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有一功，這一功就是它提供了歷史的鏡子，促使我們覺醒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表明，抓革命不能促生產，搞運動不能搞建設，這個歷史教訓使黨和人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從空頭的理論恢復到了生活常識。

備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的偉大歷史轉折，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補償。(摘自《黨史細節》P304-P305)

●對毛澤東的評價，鄧小平說永遠不能像對斯大林評價那樣三七開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針對會議上有人對毛澤東的評價過於激進，鄧小平在11月27日晚上給召集人打招呼說：「毛主席的偉大功勳是不可磨滅的。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經人民出版社和《黨史細節》作者羅平漢授權刊登。本次摘編至今日結束)



湘民間藏家擁百萬冊毛著

【本報記者楊斌長

沙十七日電】百萬餘冊不同時代的毛澤東著作、1944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共第一枚黨章……藏身長沙暮雲鎮山莊的「長沙伯瑜萬福源博物館」，28年間共收藏了150萬餘件紅色文物。

館長傅伯瑜介紹，經過28年的努力，他幾乎收齊了與毛澤東有關的紀念品，有些收藏甚至成為文史部門出版《毛澤東文件著作名錄》的重要補充。

1944年版《毛選》成鎮館之寶

在博物館「敬奉堂」展廳兩邊，各懸掛着巨幅的毛澤東像繡品，其中最大的一幅有4米多高、2米多寬。一面牆上貼着長約3米、寬約1米的紅色絨布。

據傅伯瑜介紹，他收藏的毛澤東經典著作，有26個國家的不同版本，還有6個少數民族文字及盲文版本。其中1944年5月由晉察冀日報社編輯出版的第一版《毛澤東選集》，由鄧拓擔任主編，以鍋底當油墨，稻草、穀稈為原料土法製紙印製而成。

作為紅色藏館，傅伯瑜還有一件特別藏品——中共首枚黨章。一塊看似普通的懷表，打開來，一枚設計精巧的印章就露了出來。